

修得一颗柔软心

吕来燕

前天在新开业的绍兴天姥书房，与竹音和阿妹偶遇，借了一本林清玄的《在这坚硬的世界里，修得一颗柔软心》。书中写道:快乐地活在当下，是除了承担之外，希望有期许、有愿望、有好的心情，不只坦然和自然，还希望能扭转此时此刻的生活，使自己永葆喜悦之心。

林清玄说，清欢之所以好，是因为它对生活的无求，是它不讲究物质的条件，只讲究心灵的品味。

早年去看望外公时，觉得挺有趣的。从北门山脚而上，登千步台阶，过一间遮风避雨的路廊，翻过一山坡，是城北台地山顶。再数十步，不远处有绿得像翡翠的竹林，竹林深处的山坳叫岩头湾，藏着一座青砖马头墙古宅大院。据说是出北门第一户人家，出身名门望族的外婆嫁给英俊倜傥的外公，民国时期来说也是门当户对。

每次去，外公在的。他笔直的腰板，脸很干净，几乎没有老年斑。多数时他在屋子里听收音机，见我去，他红润的脸露出欢喜。也许我次数去得多，也许我是他最小的外孙女，总是由

着我的性子。他一点不嫌我啰嗦也不会生气。我甚至胆大到质疑他某件事是不是做错了，他也总是坦然承认。看着他认真的样子，我抿着嘴偷笑。村民挑着担路过院子，他就说一个“好”字，不多说一句闲话。

念着他一个人孤单地住在离群索居的冷山坳，视力不大好，摸索着收割庄稼。我好几次想问眼睛怎么变成这样子的，是不是在上海受的伤？又不敢问，怕触及他内心深处的痛楚。叫他去我家，他霸气地说“不去”，洪亮的声音似乎要穿破我的耳朵。我又哄他，陪他去城里的街上看看，买些农用工具，譬如锄头啊，铁扎啊，他摇摇头，决然地说“不去”。

“守着老宅，狗会陪我，隐居山林也是一种生活，你是外孙女，可以容忍我的年老色衰，不会嫌弃我，外人未必会这样”。他坚定自信的样子蕴含贵族的孤傲气质。

“你外婆的坟和祖辈的坟也在边上，要看着，不能离开这儿，小红毛花生要种下去，你来了炒给你吃”。他说起话来活脱脱就是文化人，毕竟曾

是上过泉清私塾写得一手好小楷的民国公子。“外公，您怎么会熬受这般清冷寡欢，您可是年轻时闯荡上海滩的人。”说起他的往事，他又呵呵笑出声来，满脸自豪。他慢慢回忆起上海往事，一下子说出杜月笙，孟小冬，黄金荣等几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我暗想，如果没有抗日战争，外公说不定还在上海过安逸生活，那也就没有今天的我。有些缘分或许是命中注定的。

“即使老了也要有自理能力，不想看别人的脸色，你想想，我吃饭时鼻涕滴下来，同桌人看到会吃得下饭吗？”被他一说，想想也有道理。他宁可独自一人孤傲地活着，努力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他可以在繁华的大上海过日子，也可以回老家与山水花鸟相伴。不悲不喜，守着光阴。

稻盛和夫说，不惊扰别人的宁静就是一种慈悲。

我终于明白外公晚年的山间生活，即便一个人独处，也能享受心灵与生命的充实，以一颗柔软之心，与生命中的孤独坦然相见。

与天上的白云互为你我 (外一首)

青荷

一个叫雪云的女孩,赶着旧社会的牛
从后村的山坡上飘下来
破旧的小学门口,多了一双耸立的耳朵
她捡来老师嘴里吐出的词,小心地放进箩筐
她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地上,像蚯蚓弓着身子
她抬起头,棉花般的笑落在倒影里
与天上的白云互为你我

长大后的女孩大家都叫她菊老
她写着歪歪扭扭的名字
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
四个孩子围着她身边
植物一样丰满的内心
看世界开满纯真的花朵
她说,善待花朵,自己也会成花朵

老去的女孩我一直叫她妈妈
妈妈最后的日子就在棉花被里走向来世
比阳光温暖的棉花,露着灿烂笑容的棉花
我的妈妈,我梦里的妈妈
一小片云停歇树梢,蓝天渐渐变灰
风中的空床单突然落入尘埃
醒来,我已孤身一人

记忆里旧物呈现

——忆母亲

青荷

红色手机,我送你的老年机
你装声音的匣子
每晚七点开始播报
其实没多大内容
只是问候,只是想听听我的声音
以前隔三差五我打你电话
你说太忙就不必打,我很好
去年又一次摔断了腿
你瘦了一圈,人也矮了几分

风弯曲地绕过你的屋檐
楼梯像一座倾斜的山坡
拐杖敲打大地的骨头
一颗魂灵渴望安定
每晚通话是我们的日常
我不打去,你就打来
“没有你的电话,夜里睡不安稳”
我喉咙堵塞,忽然觉得
你变小了
像一个无所靠傍的孩子



燕子 摄

重拾三十六湾

石涌

星期六,天气又复归风雨飏飏。节气已过小雪,一派芳草化薪、蛰虫休眠、万物收藏的气象。

几天前,涨兄在群里相约着去三十六湾。涨兄平日里惜物懂事,身段放得低,且古道热肠,很是近人,他一吆喝众人立马接龙参加。

于出游,独行恐孤立无援,招侣又嫌纷杂,今天一行人都安静斯文,最是合群,且无案牍劳形、丝竹之乱,更添游兴。

始料未及的是,县城上的车,落地已是三十六湾的孙家地,湾口一段好景致,已被疾驰的车一帧帧扯去,便像游泳,未及热身已被抛在潭心。眼前赫然泥墙黛瓦的村落,原来涨兄老家已从大郎搬迁到此地。村落依山傍水,四周流云出岫,枯藤摇曳,风动岸草,虽无长安梨园、扬州豪庭的雍容华贵,倒也不是山野、边远的粗砺,阡陌

交通,鸡犬相闻,老幼相偎抚颊而逗、怡然自乐,端是朗润、亲近的家园。我老家便是隔山的百菊(俗称白竹),黄坛、百菊、大郎、孙家地,团近乡村,抔鱼作柴,一概少年家园,饱含当年苦乐。

三十六湾三十六湾,最宜人的自然是这里的水,那崖际的涧或瀑汇入清溪,动时湍、静时潭,无论晴雨一概汪清碧绿,不带世俗炎凉,赏心悦目,永不满漈。少年时光,来湾里作柴,身踞半山,眼见清溪汨汨自流,远水难救近渴,口似鱼嘴噙张,喉似酒虫蠕动,那渴意愈加似火山岩浆般搅动,个中滋味,至今还时常梦中品咂。

今日重游,那溪水依旧清澈明净,换了夏秋季节,早已不挽裤脚不脱鞋,涉水而过,而这时节看看也是刻意的寒、着实的冷,心意虽近,岂敢身接手触。溪潭有所谓的“娃娃鱼”,实为老

家人称“水和尚”,有此物伏于一卵石下,俯身想去抓个来,未曾想到一块看上去四平八稳的石头,底下竟是四周悬空,手一挨上便晃荡不停,火烫着一样缩回身子,衣衫已有湿意。

此时节山色应是最斑斓的,可惜天公不作美,红的枫叶、黄的山毛榉、翠的松柏、枯的艾草一概笼罩在阴霾之下成了水墨丹青。经当地人指点,三十六湾其实是以一石拱桥为起始,入内才算真正入湾,那孙家地也远不算湾内村落。桥上柴薪间跃然一些灵动的小鸟,这些超尘脱俗的山客,自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远离尘嚣和离乱,抛开对功利、姿态的向往和窥探,只有顾自吟唱的自在。

涨兄家吃晚饭,杯觥交错间,酒已酣、夜色已重,顿杯于桌,步态踉跄,醉了。马路已经通到村口,念想中新昌的最后一方净土正在远去。